

不忘初心 时间为证——鲁迅文学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结业发言

我们的“鲁三三”

□姜雪梅

第三十三届鲁院高研班学员就要告别鲁院了，此刻，纵然有万语千言也无法诉出心中的无限留恋。

忘不了入学时，在一楼大厅班主任老师第一声亲切的呼唤；忘不了开学典礼第一次在教室里见到各位领导的激动和幸福；忘不了第一堂课的欣喜，每一次讲座的新鲜；忘不了一堂堂大课，一位位名家大师的点拨，让我们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；忘不了每一次文学对话撞击出的思想火花，让弥漫在心头的迷茫与困惑、犹豫与彷徨顷刻间烟消云散。每一次研讨那一句句掏心的话，每一次合影那一张张快乐的脸，两次社会实践，温暖冬日的报告文学沙龙、诗歌沙龙、文艺联欢、趣味运动会、师生包饺子迎新年……那些笑声和存在记忆卡里的照片，都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纪念。

作为班长，我是幸福的，我一次次被感动着。感动着杨仲凯同学联系的津彩河北——城市印象与文学纪实采风；感动着郑雄联系促成出版《我的鲁院，我的鲁三三》；感动着李云联系的给全班每位同学赠送的2018全年《诗刊》和《诗歌月刊》；感动着文欢等同学亲手设计制作的签有班级名字的纪念品花瓶；感动着吉建芳任劳任怨编辑的属于我们的公众号；感动着长春生深情创作的歌曲《永远的鲁院》；感动着魏建军等同学激情澎湃的发言；感动着班干部和热心的同学对班级的无私服务；感动着班主任老师的尽职尽责、乐此不疲；感动着中国作协、鲁迅文学院；感动着为我们授课的专家、点评作品的导师；感动着食堂师傅每次用心做出的可口饭菜……

在这四个月里，鲁院打开了我们的文学视野。一节节与文学有关的课像一坛坛老酒，让我们贪饮酣醉。鲁院坚定了我们的文学理想，我们在这里重新归零，认真思考，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，用自己燃烧的心灵去点燃人民心中的美好与希望。鲁院让我们学会怎样写好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，还有最美的中国故事。鲁院是加油站，是温暖的家，它改变我们旧有的文学理念，去除我们非专业的旧习惯，找到重新起飞的自信和力量。

在这四个月里，同学们在鲁院静心读书，倾心创作，创作出一批精品力作，分别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中国报告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全国重点刊物上发表，有不少学员作品获得全国文学奖项。还有学员在学习期间出版了个人文学专辑，我们收获知识，更收获着友情。各种活动，让同学们有了多种形式的碰撞接触，或者是语言的火花，瞬间的照耀，或者是一颦一笑，点点滴滴，都留在彼此的心里。鲁院时光即将结束，而另一个时段悄然开启。岁月，固然能磨灭很多事情，但却不能磨灭人与人之间的牵挂。多年之后回望鲁院，我们必定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鲁院不只是我们跋涉文学征程中的一座精神驿站，更是我们生命底色中的一道闪亮光环。踏着十九大的强音，沿着伟人远眺的方向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不忘初心，时间作证。

感恩文学

□吉建芳

我们将结束在鲁院的学习，曲终人散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一言难尽。

进入鲁院之前，我不过是一个行业媒体的工作者，文学仅仅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。离开鲁院之后，或者说离开鲁院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文学仍然只会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，并不可能成为我生命的全部或唯一。但是，我从此将对“文学”二字多了一份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多牵挂。

进入鲁院之前，对鲁院学习有过太多期待吗？虚空的或是现实的？好像也很难说得清楚。但进入鲁院之后，收获的全是意外和惊喜。“半军事化”的管理模式、“众星捧月”的校园氛围，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大大的窗

户，窗外是一个无比广阔的美丽新世界，窗内，是单薄羸弱的我。

我也曾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，但很快就从授课老师的建议中，从同窗朋友圈里晒出的图片中或是各种聊天记录中，从茶余饭后闲谈时捕捉的信息中，开始线上线下地购买并阅读一些书籍。这些书，是在自己以前虽也庞杂但却大多选择性阅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。阅读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。因而，在阅读的同时，我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，而现实中的每个人，其实都是一本活生生的书。

老师的讲课录音是必须反复聆听的；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是自己必须反复琢磨的。那些说过的话、讲过的事，那些老师们多年摸索和探索出的丰富经验淬炼的精华，那些未知领域的无穷奥秘，那些已知领域的别样芳华，那些一些解曾经懵懂的一些事情，在某一日才恍然有了一些豁然之感。

作为一名班级宣传委员，能做的实在有限，在此无需多言。

学习之余，记录和书写那些令自己感动的瞬间，那些看似细微实则意蕴深长的美好。并不是在每一堂精彩的课后都会抒写听课感悟，也不是每一本读过的书和每一部看过的剧都会写一些共鸣思考，更不是每一次观展和每一次遇见之后都会“记录在案”，但总有一些文字，帮我留下了一些什么。

如果一定要再说些什么的话，那就是通过鲁院四个月的学习，我对曾经计划中的文学书写更多了一份审慎和思考，对即将实施的文学创作将会多一份清醒和沉着，多一份执著和敬畏。

这四个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长度来说，似乎微不足道，但这段人生经历却永远无法复制，永远都不可能再重来。而思念，在尚未分别时已经开始。

再次感恩文学，感谢鲁院，感谢所有的遇见！

文学的列车没有终点

□陈楣宝

明年的今天，我们会在哪里？明年的今天，我们又会是谁？明年的我们还是我们，明年的我们不是现在的我们。

钟表可以拨到起点，但时间不能回到从前。

开学的第一天，我们憧憬着马尔克斯式经典开头：“多少年后……”但今天，此时此刻，我们想拥有一个月光宝盒，让时光倒流，穿越到2017年9月7日，让我们重新开始一段美好的文学旅程。

四个月前，我们四方辐辏相聚鲁迅文学院。四个月里，我们说着千姿百态的普通话，用共同的文学语言，彼此毫无保留的批评，满怀赤诚的鼓励，还留下“鲁三三”金句：“你来此作甚”、“请回到文本”、“感动自己，才感动众生”。我们的文学生活精彩纷呈。

鲁迅文学院组织名家授课、文学对话、集体研讨、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教学生活，涉及文学、科技、经济、军事国防、外交、音乐、心理学等一系列高质量的课程，让我们在人生盛年，在这段奢侈的时光，贪婪地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。这些文化知识、生活点滴、同窗情谊，将逐渐地、潜移默化地融于我们的血液，沉淀于我们的心底，成为我们文学生命的一部分。

从一名文学少年成长为非职业作家，从湖北到北京，由新闻而商业而文学，我跨越了20年。在商场打拼时，做公司、搞投资，周旋于喧嚣的物质生活，但始终有一颗火种在心中闪烁，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呐喊，那是文学！终于有一天，我拿起笔，不可遏制地写下熟悉的商业故事和身处的城市，踏上了文学的圣域。20年后再次出发，一切都并不晚，那些经历都是丰富的创作源泉。如今，我的生活三分之一是日常、三分之一是商业、三分之一是文学。但是，在较长的时间里，我的创作是一个“自发”的过程，鲁院的学习萌发了我的“自觉”。

我们学习获得的认知会直接地、积极地影响未来的文学创作。比如，对各种文学手法的大胆尝试和实践；比如，我认识到文学原动力是对正义感的追求，正义感恰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根本需求。我深刻感悟到，对

现实保持应有的关注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能力，而现实也给我们作家创造了大量无法放弃的题材。鲁院组织的多学科课程，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，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是中国的现实主义，是中国文学的根脉。深入生活，反映现实，用我们自己的观察、体验、思考、想象和表达，建构一个完整、牢固、可靠的文学世界，不违和、不疏离，直抵内心，让读者乐于阅读欣赏、获得精神愉悦，看到希望和温暖，激发出更大的生活热情。
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风物长宜放眼量”，今天，我们毕业了。时光不可倒流，岁月却可回味。文学之路恰如“买上一张永久的车票，登上一列没有终点的火车”。从鲁院出发，我们开启新的文学旅程。相信我们“鲁三三”，会以“文学”的名义，成长为一个坚实的、不辜负鲁院厚爱的文学集体。

走向晨光闪耀的地平线

□梁晓阳

记忆还停留在2017年9月8号的上午，那时候的天是蓝色的，可以照见我们相聚的笑容，那时候的玉兰树、红杏树、海棠树，绿中带黄都在微微冒着太阳的热气。

我和你、你和他、他和我们都来了，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集体——“鲁三三”。

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与幸福的心，像家人一样相亲相爱，像看到了自己的后半生一样，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四个月来，我们成了小学生，看到院领导和老师，像孩子看到家长一样欢欣；来了一位慕名已久的作家，我们满怀新奇与盼望早早拿出网购的书本，排队请求签名合影；不放过任何一次讲座，生怕失去一个遇见；在各个专题研讨中，我们像兄弟姐妹，既交锋又体谅。18周57节课。老师的讲解阐释，同学们的提问发言，历历在目。

曾记否？一次次在文学馆参加活动，观看颁奖典礼，受到了鼓励和鞭策；到十月文学院，到单向街书店，到北大、到人大、到联大，给学习加餐，庆幸自己获得感悟；到各大剧院、电影院观看最新话剧、电影，感受了文艺前沿的律动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外出考察人文景观，开阔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；甚至，拿着相机、手机在花园里、池塘边专注地抓拍，把自己拍成了鲁院的风景。

每天，我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总结、思考、写日记；我们互赠书籍、共同探讨，从对方身上，学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有效的创作方法，同时，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是谁？是谁吵醒了我们？一睁眼，看到了结业典礼；一睁眼，看到了分别；一睁眼，全都成了离家的孩子。

我们是坚强的，一直在控制自己；我们是软弱的，早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。

让我们回忆一下吧，当男女分桌吃饭渐渐变成了穿插交流，当公寓楼里吹出懒洋洋的暖风，当校园里那口鱼池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我们就知道，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
那些意气风发的讲座，那些妙趣横生的研讨，那些夜晚溢出的欢歌笑语已经随着2017一去不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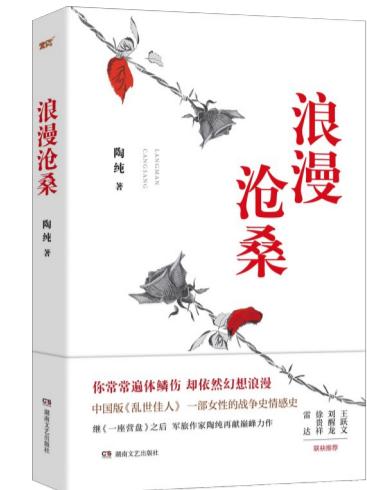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是带着一颗逐梦的心走到一起的，又因为逐梦而分开。为梦，我们结下了这份缘；为缘，我们有了理由继续爱；为爱，我们在漫漫路上求索，碰撞交流，相互砥砺，一起受到新的启发，一起获得新的提升。

我们暗暗决心，要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写出有尊严、有影响的作品，以此致敬我们宝贵的生命，致敬我们亲爱的鲁院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离别的时刻终究来了。走出这间教室的大门，我们又成了社会人。但是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要自豪地宣布：我是——鲁院人！不管走到哪里，那高悬的鲁迅先生的古铜色挂像永留心中；那在屋顶明亮光线映照下熠熠生辉的回形公寓永矗心中；作协和院领导的亲切关怀、老师的辛勤奉献、后勤员工的辛苦付出，永记心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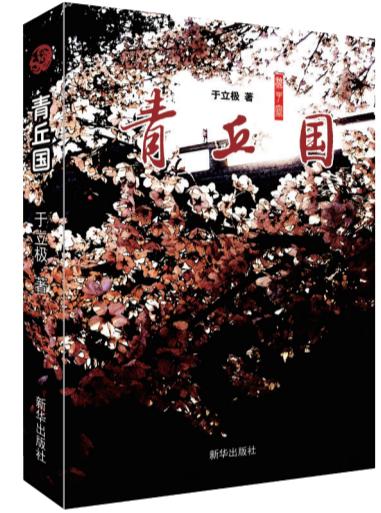
既然一定要走，那就走吧，前路君莫愁，知己遍天下。不管我们走的是东门还是南门，指向远方的，都是灯塔、是路标，是晨光闪耀的，地平线。

桃李天下



陶纯 为鲁迅文学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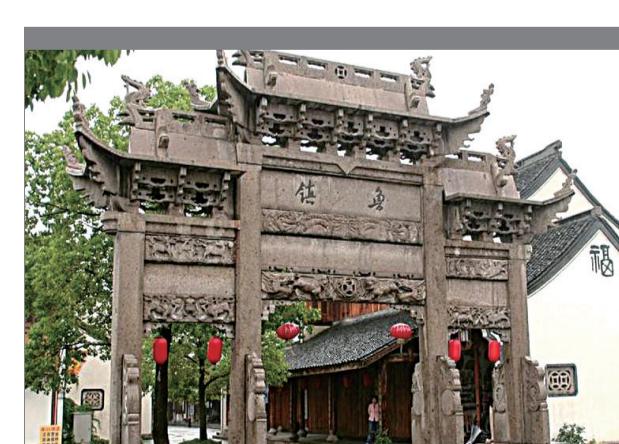
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品通过余立贞等几位女性的成长与磨难，透过几个女性的视角，展示战争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所蕴含的浪漫与温情。作者站在现实的角度，回望往昔的峥嵘岁月，重新反思革命历史、战争和人性，展现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，力求写出它的当代性、丰富感，进而映照现实，是一部新颖独到、别具一格的战争小说。



于立极 为鲁迅文学学院第六届高研班学员，其长篇小说《青丘国》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。小说讲述了大连至岫岩这一方辽南土地上，大学讲师周炸在探究貔子被日本人灭绝的真相时，与初恋女友肇月、日本留学生雪子、俄罗斯女学生娜佳的情感纠葛，也描述了大连古镇貔子窝马二爷、鞠士德等先人的抗日功绩，以推理小说的形式渐渐揭开一段勇气与智慧比拼的血色谜底。



王徽 为鲁迅文学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研班学员，其短篇小说集《命运有张女人的脸》近日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。小说写了年龄不一、身份不同、命运迥异的女人，她们都力求过得清醒、透明，却又同时在宿命的轨迹上无处遁形。本书落笔于人性的幽微，文风轻盈灵动，结局耐人寻味。



鲁镇 白桦林

书海一瓢

从矿石中提炼闪光的镭——青小衣和她的诗歌

□王晓冰

作为诗人，青小衣是有天赋的，也是勤奋和高产的。读鲁院高研班的四个月里，她写下了50多首诗。相比于其他文学形式，诗是最需要天赋和灵感的一种创作。它更需要发现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，捕捉和洞察自己内心深处的纷繁与波澜。

请看这首《雨中，过池州》：“云从山后飞过来/风斜着身体跑/金翅雀带着颤音/婆婆丁舌片暗黄”“隔着湿漉漉的车窗/看到的都是流泪的脸/万物之灵/激动的幸福的悲伤的泪水/正夺眶而出/冲洗着尘世”“灌顶之水，仿佛换了人间”。诗中鲜活、生动的比喻和想象，使她笔下的云、风、雨别有一番气象和深意。

除了这首，还有《在秋浦河》《杏花村归来》《桑椹熟了》等都是我眼看着她在手机或电脑上一蹴而就的。诗在意在她怔怔凝望、静静发呆或双目放光那一刻从天而落，花一样开放。

我熟悉的小衣是心怀忐忑的。在佳作迭出、稿约不断的时候，在本该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她却常常身陷惶恐、沮丧和自我否定之中，这源于她更高的追求和更大的志向，也是她成长为一个优秀诗人和作家的必经之路。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，小衣的诗逐渐地从小灵感、小触动、小情绪走向世界的广袤深邃和人生的百感交集。

“去年/我小一岁/也小不到哪儿去/只比现在小/白发没有现在亮/眼神没有现在冷”“等黑夜全部吞噬了白天/那一刻/我的亲人/请不要责怪我/突然把你们都

放下了”。

这首《突然》，从年龄、白发、眼神、脚步、睡眠的变化入手，娓娓道来，但读到最后一句，我们会被“突然”击中，联想到人世间一切由量变到质变，再到戛然而止的过程，想到“终有一天，草木安静，风会停止吹拂”，可谓一思心跳，再思心惊，三思而心安也。

再如这首《野葵花》：“秋天薄凉/男人扭断野葵花的脖子/有些东西/像花瓣一样/从我身上落下来的”。读着读着，我们感觉自己跟作者一起变成了野葵花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等待和小盼望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抖落，花瓣撒了一地。

好的诗人，能够放大、显微和远望那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，能够灵魂出窍，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自己。小衣已经开始具备这种调节焦距和捕捉自己深切情感、生活痛感和灵魂颤动的能力。

“风吹到她的院子里就停了/墙头伸出的枝条/变成了鞭影/月亮半弯如刀/她夜夜守着这把刀/不伤别人/只伤自己”。如果说这首《王二婶》以精彩的结尾取胜的话，那么《我想用最世俗的方式来爱你》则以别致而深沉的开头击中人心：“爱你越来越拖沓的脚步声/和酒醉后涨红的脸/爱你生锈的名字/眼睛里的灰/爱你激情过后的废墟/爱你内心那些搬不走的石头/和走着走着就断了的念头”。这些来自最亲密关系最独特细节的最朴素描述，给了我们最有力的心灵撞击。

高辨识度是一个诗人和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。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独具一格，过目不忘，小衣在努力地爬坡，从不敢懈怠。但她的写作风格已逐渐显现，那就是于不动声色的叙述和轻松平和的字眼儿之中，探测生死、离合、悲悯、宽恕等重大主题。

“火神隐退/天地苍凉/最后看一眼秋天/顺便道个别”“在陕西西乡县/据说/女子此日以口采茱萸/可以治心疼/想必此地女子都一一试过了”。

一首咏叹生命之秋的诗《九月九日，登高》，灵动柔软的文字比激扬澎湃更入眼和入心。此类诗作还有《木头诗》《我喜欢的春天》《闲置的木凳》《或者，我就是那个给河命名的女人》《黑蝴蝶》等。这些诗里，小衣放下了高低、贵贱、生死的负重，顺服地感受岁月流逝和四季变幻，平静地回望那些称得上记忆的心动、心跳、心疼、心塞时刻。

马雅科夫斯基说：“作诗——和镭的提炼一样。为了提炼仅仅一个词儿，要耗费几千吨语言的矿。”青小衣就是这样一位语言矿石的勘探者、挖掘者和采集者。但我知道，她的梦想决不仅仅是挖矿石，而是提炼哪怕只有一克的镭。

让我们屏住呼吸，等待被镭照亮的时刻，等待小衣舞动发现的裙裾和想象的翅膀，带给我们惊艳和欢喜的诗歌盛宴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